



績學堂文鈔卷五

宛陵梅文鼎定九甫著

孫穀成循齋甫校梓

書後題辭

書蘇老泉審勢篇後

諸侯之漸大者勢也禹萬國湯諸侯三千至武王而會孟津者八百八百者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文王之時已有其二武王又十有餘年而會孟津當是時周之德日益修諸侯來歸者視文王之時必益衆則是八百云者又不但天下三分之二



而已其未服者不過如所云滅國五十與紂之畿內耳夫此八百諸侯必多兼地踰額非其始制然皆受之於其先世而又能棄暴歸仁則固非有削滅之罪武王又用其力以代商其勢尤不可以遽削武王周公但修復成湯之制以稍稍裁抑之使其有等而不至於太甚書所云反商政政由舊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武王周公知諸侯之大而其後將不可以復制也故爲之強幹弱枝之謀衆建同姓以相維同姓之國小則其勢仍不足以相

制蓋詩曰价人惟藩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故曰諸侯之大者勢也且夫天下之地止有此數也旣以其三分之二公之天下諸侯而其一則以封吾之同姓天子以畿內千里制之於上雖有大亂不至於亡此制之極善者而非弱政也不觀之治兵者乎風后之經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握奇者大將也四正四奇者偏裨也九分其陣以其八寄之偏裨而大將握其一於中中外相制臂指相使苟得其道雖不大勝亦必不敗武王周公之制

國也猶風后之制陣也故周雖弱不可以速亡諸侯之力也若夫刑政之不修以至於弱人之罪也非政弱也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政之不舉不以咎人而以弱病政是猶器之苦窳不以咎工而謂規矩之不足於巧也又可乎哉若夫秦之政則不然棄禮樂任刑法草菅民命以與萬姓爲敵讐孟子所謂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者秦是也由周之政雖庸主不至於速亡由秦之政雖英主不能以長治斯二者不可以同年語明矣然則蘇子之

說非與曰蘇子之說爲宋言之也爲宋言之誠是也而以周之弱政爲之辭吾懼夫後之學者過信其矯枉之言而遂以先王之仁義禮樂爲弱政而封建之非良法也故疏其所見以爲之辨

書象緯殘本後

象緯圖百餘葉作蝴蝶裝字大行疏布置寬闊類內府官書雕板所載九道圖甚可觀其二垣列舍天漢起沒堯典及近代中星日出入晝夜永短太陰晦朔弦望加時及太陽太陰抱珥冠戴承履諸

精學堂文集 卷五
圖他占測書所有者皆彙輯焉皆不甚謬於懸象
惟針首指午而尾或非子尚沿周禮注疏之失又
謂地中下天中一度則亦守革象新書諸家舊說
未之改正若乃兩圓相套發明日月蝕句股開方
之用見食早晚明日食時差加減之因員容直闊
用大小句弦以釋太陰正交赤道距差十四度六
十六分之限皆授時歷經精蘊可以啓學者之深
思明辨而盈縮招差能以一圖括日月五星總法
薄蝕二圖詳求太陰交前交後陰歷陽歷食分淺

深之故尤足與歷草相備而疇人子弟或所未知
也至於五星出入黃道內外背黃向黃有迴有折
或句或已以成疾遲留逆伏見諸行星道與月道
錯行以成凌犯又皆西域回回歷之要旨末有九
重天節氣日晷及其作法畧如今之西術又詳紀
中外官各星去極入宿度分以百分命度則仍至
元測數也而步天歌本文附焉康熙丙午秋中得
之白下承恩寺中旣首尾殘闕中間序次亦亂不
見書名無從知作者姓氏蓋原書卷帙繁重讀者

撮其圖象別爲一冊以便行笈遂致零落耳續見
王廷評應遴說書所載頗與相類而各圖附有釋
說乃又遺其半豈卽其所著書而刻有詳略與然
考日蝕圖爲嘉靖壬寅月食則嘉靖壬午距差則
嘉靖庚戌誤刻庚辰五星皆嘉靖辛酉誤刻辛卯其欄冬至
在箕五度六度亦正其時考廷評上書言歷在憲
廟時及崇禎朝亦與修歷果其手步顧不詳徵近
年而遠溯世廟何也又考隆萬間言歷者有吳門
陳瓌星川嘉善袁黃坤儀及山陰周述學雲淵昆

陵唐順之應德並能會通回歷然皆未見西洋法
若何尚書瑯鄭端清世子朱載堉邢觀察雲路魏
處士文魁並專治授時初未旁通西法利瑪竇亦
以其時入中國而說未大行學其學者又不肯復
言舊率然則爲此刻者當別有其人亦可知矣以
歷學之難明也習之者旣罕其儔而又爲之禁令
以遏絕之明三百年歷法與天文漏刻判爲三科
則臺官之占候推步業已分途而回回一科以凌
犯爲秘術復與諸科不相通曉故雖並隸欽天監

而各矜其世業專家莫肯出以互證久矣此事之無全學矣此書則兩法兼收無所偏主雖擇之間有未精語之容有未備不可謂非博覽之儒好學之士也乃其書既登梨棗而百年之內遂無完本使其名淹沒不彰豈不惜哉昔袁坤儀著歷法新書冀後世知其苦心余故於此殘編深加寶愛信九州以內原自有人既以閩中鈔本補其入宿去極所闕之奎胃二宿因識其歲月冀幸他時或見全書有以攷知撰人而爲之記述未可知也康熙

庚辰二月十九日燈下記

按日食月食太陰距差五星交道諸圖刻本僅有大歲干支而無年號王廷評本并闕干支蓋皆傳寫時遺去也今查明史天文志嘉靖二十一年壬寅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嘉靖元年壬午二月壬辰夜月食十一分七十八秒其爲此兩年之事無疑又查重光社及傅氏明書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太陰止交在亥宮與距差圖合而刻本誤庚辰又嘉靖四十年辛酉歲星

在降婁初宮鎮星在實沈二宮與五星交道圖
合而圖誤辛卯蓋歲星九十三年始超一次自
洪武至今無卯年在降婁之事故斷其為傳寫
之譌也王廷評竟無干支或亦以其疑而削之
歟嘗觀元史載耶律文正之西征庚午元歷既
以太祖庚辰年西征為太宗又以上元庚午為
庚子夫以宋文獻王忠文之博洽而尚有如此
之疎况下此者乎甚矣此事之難也

再改正德末有漏刻博士朱裕天文生張陞中

官正周濂等皆曾上奏修歷意其時有測算諸
圖留傳於後而作書者彙輯之歟而今不可考
近代著述家多不明言出處此亦學者一大病
也

又考王廷評乾象圖刻於萬歷己未則此本必
在其前而圖有萬歷中星又利氏以萬歷九年
始至廣東二十九年庚子至京師庚戌年卒今
有利氏圖亦可以想見時代

書鈔本星度後

丙午秋余在金陵收得俞氏書肆中刻本內有星
圖各繫以入宿去極之度已卯客閩復得林君同
人寫本錄其副此本是也今年庚辰二月養疴坐
吉山中閒暇無事乃取二本詳爲校定則各星下
度分脗合但寫本較小又多合數宿爲一圖仍依
步天歌作曲綫界之而懸象交錯之形於仰觀特
親豈所寫反屬原本歟昔鄭澗深著通志謂象緯
之學書易而圖難惟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圖
言下見象馬貴與文獻通考亦取其說蓋自宋元

以前言占測者率宗步天今考步天紀星並以星
之上下左右相附近者連類舉之其意俾讀者易
爲識別非爲歷家分宮分度設也唐開元中張一
行造大衍歷以儀象詳測始著列宿去極不同古
度之端至宋兩朝天文志則中外官星每圖有人
宿去極諸數視唐加密而廿八距星與開元異焉
乃今本又復不同然則恒星東移以成歲差庶幾
可信豈非以事理之真愈辨愈明亦愈久愈確吾
所爲語諸人而慮其未達者無意中得此爲徵良

足自慰然一星度耳藏之三十四年始得此寫本
訛校而刻本殘闕既無作者名氏寫本亦然或以
其前有漢謝姓等字疑茲圖即係古傳不知漢造
太初儀象未備但知有赤道而已今有距黃之度
其非謝姓明矣又古人測星多紀整度晉以後始
有太半少之名然未有密測其細分者惟元太史
郭守敬若思以新製簡儀測天用二綫代管闕能
得度下餘分視古加詳今本書所列星度往往有
一十至九十之分與授時百分爲度之法合攷郭

太史本傳有新測各星度一卷此其是與愚欲依
所紀度分用大衍歷圖蓋天法列爲全圖仍依宋
志別作宋圖與崇禎歷書恆星經緯表見界諸圖
互相參考則古今星象之推遷大致瞭然在目昔
孔子病杞宋無徵又曰能言夏殷之禮孔子雖至
聖豈能鑿空以措其辭哉夫亦於斷簡殘編得其
千百中僅存之十一而有以推知其制作之綱要
卒以文獻不足終不敢臆爲之說於戲此其所以
爲孔子也與晚年自衛反魯然後樂正豈非以遊

歷之久攷訂之勤且多古樂之源流次第至是始歸於正非夫子以己意正之也後之學者勇於信心略於好古耳目有未接則直斷以爲無理數有未通則盡斥以爲謬輕於立言而成書甚易豈其智出孔子上哉亦適以見其鹵莽滅裂而已愚生平媿無寸長以生之晚不及見前人故於古人之隻字片語皆不敢忽當其未通或積疑數年始能豁然或闕之以待問庶欲兢兢守吾聖門爲學之法不致貽譏於愚而自用云爾今老矣聊志此以

告同志

書徐敬可圖解序後

憶庚午人日鈔得王寅旭先生圖解中有錯簡而無今序於是敬可方南歸拉予同行多方勸駕其意欲爲寅旭歷書補作圖注以發其深湛之思且曰此事非先生不能爲蓋卽今序所稱諸弧相推之故皆舉捷法初未明言其所以然人驟讀之不能解者也時余入都未久欲稍需之屬有他務遂不果逮明年得黃俞邵太史書則敬可亦溘然逝

矣傷哉按序敬可自題建子月又言其年遇潘稼
堂京邸復得此書則作序應在是時豈敬可所藏
原藁反未入此序耶余嘗謂近代知中西歷法而
自有特解者三家南則王寅旭揭子宣北則薛儀
甫當特爲之表章而稼堂尤拳拳欲余至吳江共
讐寅旭書以壽黎棗馳書相要約而余適去閩比
已卯冬歸舟相造請則稼堂遊屐遠在羅浮何相
需之殷相遇之疎也長公文虎出其家書目有余
所未見寅旭書數種又知王有女弟甚賢淑頗能

收藏遺帙倘天假之便能及稼堂酬此夙諾卽敬
可亦當愉快於九原而余且老病終未知後此何
如耳雖然作者之精神不沒珠光劍氣出必有時
且安知後世遂無子雲也敬可歸後余旣嘗序此
書閱十有二年乃於嘉禾友人張簡菴處得今序
而今又數年矣日月易邁有感於友朋生死之誼
聊記其略康熙甲申重陽後五日勿菴老人書於
天雄署齋之八柏軒時年七十有二

書卓鴻臚手錄唐詩彙鈔後

續學堂文金 卷五
唐詩彙鈔者吳興顧大司寇箸溪先生所輯而鴻臚少卿卓公定菴所手錄也是選世尠傳本賴此以存後附明人詩一卷亦多諸選缺載中間襍以濂溪康節數篇蓋公隨意擇鈔以自怡者字畫古勁整潔而瀟灑戊子仲冬余過邗上從卓子鹿墟許得而讀之鹿墟爲公元孫傳世五葉歷年百數十載洵更變革家數遷徙而手澤如新楮墨完好可謂善能寶藏矣鹿墟選刻逸民詩闡幽翼教竹垞太史稱之謂當與谷音天地間集並垂鹿墟又

嘗從大帥開復閩疆提軍轉戰而以思母之故飄然謝歸遺產無贏數傳一饜食指數百徒手枝撐而詠歌自如門內雍肅其於待守之際豈不亦知所重輕哉余嘗見箸溪與唐荆川先生手書往復言歷算蓋好學深思能知其意者荆川論歷精語略見於周雲淵氏書中所舉如鐵騎橫陳於萬衆之中而或反謂唐之學出於周余竊不謂然近聞唐遺書稍稍流布庶幾足徵余說賢者之貴有後人信夫而司寇自測圓海鏡弧矢句股諸刻外所

續學堂文金卷五
著歷法書不復可見其亦有善能寶藏手澤或手
錄以存者乎安得過吳興而一問之

書遜國傳疑辨後

明之事有爲前代所未有者五得天下於羣雄而
庚申君遠遜更姓改物元祀不絕獲其太子仍送
還之一也一統垂三百年無新莽武曌祿山之禍
及晉委中原宋割十六州南宋棄汴之恨二也英
宗北狩能歸歸且復辟三也縱建庶人曰有天命
者任自爲之四也靖難之師天地易位矣而讓帝

遜荒燕雖成其篡而不成其爲弑向使後無屠戮
之慘以視喋血禁廷者豈不有間五也近代文人
或疑致身錄等書之後出而並疑遜國之非真抑
過矣老友宋豫菴瑾痛其事爲作遜國傳疑辨若
千卷凡諸家述作有相涉者輒錄之遊屐所至邂
逅耆儒老衲往往能道昔日龍潛遺跡必詳徵其
實深山破寺不憚遠涉或得以瞻拜遺像觀手澤
則愴然以悲人有自滇黔蜀楚來者輒從詢訪或
得其一事之流傳一二語之題咏則欣然如獲異

寶如是者積數十年又聞西山有天下大師之墓
乙亥丙子間年已七十乃芒鞋擔簦從一蒼頭走
數千里入京師往尋之凡三至西山果遇老僧霽
崙指示其處而猶以未得原碑爲憾二十年前收
得書肆中建文秘鈔二冊不著撰人姓氏近乃知
爲金陵趙克菴橐卽多方鈔得全帙於克菴後人
兩家書皆成完璧歲辛巳余臥疴坐吉山中豫菴
忽至相見驚喜蓋別來已十有四年久闊旣不能
驟別又酷暑淫潦阻其歸興遂兀坐余小樓中取

所著傳疑辨與新鈔克菴本重加編纂閱數月而
書成雖敝廬穿漏不蔽風日手不停披飯窮山之
脫粟啜狗苕齧菜根不以爲苦也時或高吟長嘯
若親承遜國君臣杖屨於山顛水湄奉其光儀聆
其緒論時而意氣勃發鬚髮戟張抵掌呼搶若身
與從亡之列有不共戴天之恨旁觀者適適然驚
而豫菴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嗚呼夫豫菴豈有
所爲而爲之者乎事在數百年前而聞風激發於
數百年後至性之相感不可解於其心又况其躬

逢革除之變義士忠臣滿天下至於蹈湯鑊糜十
族而無悔則豈不能共効死力以全一出亡之故
主而乃欲斷其爲必無之事乎且天下理之所無
而或爲事之竟有者亦多矣以秦皇帝禁衛之嚴
法令之酷急而博浪一椎及其副車大索十日而
終不可得此猶或謂有神術奇謀乃若后緡以方
娠之婦人亦能逃出自竇以歸於有仍而生少康
雖羿奡之雄暴不能加害蓋人定有時勝天天定
有時勝人爲人臣者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濟

其主於必不可爲之時固非事後所能遙測而高
高者亦將陰相之有出於常理之外者矣吾觀豫
菴勤勤焉著辨之意直欲動天地泣鬼神而益思
當日之身其事者當更何如故備著之并書所見
使讀是書者知豫菴爲此之非苟然而有以破其
疑也康熙辛巳中秋前太陰會歲星之日謹識

書未斷聖教序墨搨後

吾鄉倪觀湖吳晴崑兩先生皆善書法余皆獲從
之遊而未有所得至今媿悔倪師嘗言右軍書似

左傳大令似莊周北海襄陽皆聖教之的派晴崑則謂余近見能書者多然能用古法者觀湖而外不多見也兩先生書法各自成家而其相賞於形迹之外如此未斷聖教序相傳吳正肅公家物蔣子季虎少從晴崑遊學其書法蓋嘗臨摹之無何得之於易米者既幸舊物之幾失復存而以猶未得其題跋爲憾夫善書法者每得古人之一點一畫知其用筆之工而區區致辨於題識收藏印記及絹素裝潢之新久以別真贋則贋者愈巧漆園

氏所謂并其符璽而竊之者蓋有之矣蔣子其善寶藏之具眼者自能別識余不善書法不能爲茲帖重也

金陵襍詩書後

人無所感於中則詩可以無作吾作詩而不能生讀者之感則其詩亦可無作夫金陵固今古詩人憑吊詠歌之地也吾友胥元彥取六代以來事之足關哀樂者繫之以詩其閱世也深故其懷古也切其取材也選故其寄興也長麗而則質而有文

續學堂文鈔 卷五
怨而不怒其有所感也夫讀是詩也其亦將有所感而興也夫

書地理集解後

地理集解一書集衆論而折其衷略去枝蔓獨標勝義非深於此道者不能作也惜前編論公位處太迂而鑿宜盡芟之則醇乎其醇矣今夫仁人孝子求善地以安其親之體魄福報原非所急雖然子孫者父祖之遺也吾之子孫父祖之子孫也地吉而子孫興亦所以安父祖初不必諱言之然其

要則在修德以承天休而已廖公曰若是惡人與善地禍福皆反戾故曰人傑地靈今人或亦知吉地非德不能致不知雖有吉地而無德以承之則亦不能享譬若樹焉欲茂其枝必培其根根培矣枝茂矣而其中仍有枯枝則必其摧折蠹朽而自絕於樹者也自絕於樹則根之氣液雖盛而有所不能受豈種樹者能豫定其花實之出於何枝主何公位也哉一父之子一祖之孫而興廢殊焉亦若是則已矣根雖盛不能生自絕之枝地雖吉不

能蔭敗類之裔而屑屑於前砂龍虎穿鑿附會耶
吾願讀地理書者信其所可信而毋信其所不可
信斯不爲書悞矣書以明理而非明理亦不能讀
書又不獨此書爲然也

虎口餘生錄書後

邊大受崇禎末令米脂募人發李自成父墓自成
陷畿輔執大受於家將用爲犧以祭墓會自成敗
獲免仕 國朝爲某官世所傳虎口餘生錄者其
所自述也自成以一狡賊猖獗覆明二百餘年宗

社所過誅夷屠滅發人圯壠禍延枯骨而莫可誰
何大受乃於其威勢方張之日與之爲難獨行其
志洩天下忠臣義士之憤且當是時喪亂之餘趨
避者百方未能苟免而大受萬死一生終然無恙
讀是錄者知有命之在天卽自信可以不惑迺說
者遂以自成之敗爲大受功此大不然夫風水之
惑人深矣孝子之卜宅兆也必誠必信勿之有悔
黠者乘之遂操禍福以中人謂人生之一切感召
吉凶悉由於葬親之故而其害至不可勝道以自

成之克虐狂背雖不掘其父墓亦終不免於敗不
然張獻忠等之先墓又誰知之而誰掘之楊憐真
珈利宋陵寶玉而發掘莫之禁者或亦以此絕趙
氏復興之望也起輦谷不起陵雖子孫莫識其處
藏之可謂固矣然亦不復興或以帝王關天運異
常人彼魚朝恩遣盜發汾陽父墓而於汾陽之享
受毫無益損抑又何耶吾懼其說之不可以訓而
啟人不仁貽死者無窮之患故具論之

書封吏部尚書陳太公捐粟惠民錄後

代

某昔令北屈距高平千里而近客往往爲述彼中
風俗之厚及所稱封翁陳太公者心嚮往之已入
廁臺班而太公之子司寇公爲總憲獲朝夕侍後
某以母憂去位服闋赴補而司寇公又尋自家宰
還長臺端以是服習於公最久而知太公之逸事
尤獨詳也當明之末造盜起秦隴間太公從其兄
侍御公築樓山椒集鄰里爲保聚甫及成而寇虜
至遂圍其山計惟求援於州兵可以紓難而募樓
中人無敢應者太公慨然自行夜縋而出所縋之

縋中絕顛僕李忠急下縋以挈之還則太公猶未甦也家人甚恐至昧爽而霍然起了無所苦若陰有相之者於是賊環攻之三晝夜不能入則斷汲道以困之太公命汲井水揚於樓牕示賊賊智屈引去樓中近千人悉賴以全已丑姜壤之亂其黨據州城以書招太公太公毀其書賊怒以雲梯大礮攻樓甚急樓且墮會去王師至乃解去是時樓因故壘增廓來依者衆全活益多嗟乎喪亂之餘孱懦齷齪之夫受民社之寄一旦遇倉卒而遁逃

苟免者比比也太公以一布衣篤睦婣任卹之心遂挺然爲鄉閭捍大難守一樓以支巨寇當其子身宵山裂書峻拒豈復計萬全豫知有異日之尊榮壽考與子若孫之揚顯哉惟其至性過人智勇並生而事亦以濟嗚呼若太公者固天下士大夫所當則倣非獨如古所稱鄉先生爲一鄉師率而已余故讀翁捐粟惠民錄而并記其逸事如右云

書陸稼書先生誄言後

憶庚午歲晤先生於京邸出所藏靈壽縣朱仲福

折中歷法視余余受而讀之則摘錄鄭端清世子
載堉書也仲福高隱質行聞於鄉邦不宜襲人行
世之書爲已有竊意其時鄭書初出而仲福能博
涉輒摘錄以自怡如中郎之寶論衡其後人不察
遂以爲仲福所撰耳按明三百年行大統歷實卽
授時而惟鄭書能深言立法之意今得仲福鈔撮
其要本書益加條暢當正其名曰歷學新說鈔卽
可與本書並行不廢先生深以爲然因屬余爲序
而欲付諸梓明年余客天津先生以言事放歸特

維舟過訪余於館舍取鄭書與仲福所鈔詳加參
閱錄余所爲序以去考端清本書初名黃鐘歷法
又名歷學新說進呈神廟下廷臣博議而禮臣覆
疏漫無可否惟邢觀察雲路改歷疏中頗援端清
奏牘爲徵歷官且譁然訐奏斥爲干紀乃今觀邢
氏律歷攷則所見猶在端清之後斯亦未可謂能
讀其書者蓋當時知歷之人若是其希也而靈壽
一布衣乃克潛心探索落其實而取其材固已奇
矣卽仲福之珍爲秘本錄以自怡或亦未遑多以

示人而後此數十年乃復有賢大夫陸先生者來
尹靈壽旁蒐藏帙爲之亟圖表章校刻於其身後
則甚矣人生平之著撰精神所積久而愈光一時
之顯晦信疑何關得失然則著書者豈不當以百
世可俟爲期抑安可以人之罕知而不慎其筆墨
嗚呼是可以觀矣先生理學名臣歷算非其專習
而汲汲不忘此書其與人爲善之懷是乃所以爲
真理學與其在京邸斗室蕭然圖書半榻門庭如
水若未嘗居言路者解組之晨訢然就道蓬牕卷

帙悠然故吾人但知其直聲震朝野而不知其養
之有素所操固自有本也蓋自天津執別東西南
北無復相聞亦不知書之刻否然不意遂成永訣
悲夫因老友宋豫菴有哭先生文重灑西洲之淚
謹附記其逸事

馬文毅公草書字彙跋

自有書契以來法因代變至秦始有隸書以趨約
易漢乃有草書則其變已極然有變而不變者以
其源皆出於六書故漢曰章草謂可施之章奏也

續學堂文金 卷五
史記三王事褚少孫論次其真草詔書使非有相承定法卽人可意爲其可以通行上下乎顧篆文自許叔重氏說文解字分別部居不相襍用厥後真書撰次代有其人至家誕生翁撰字彙檢尋特便至於草書則僅有草訣辨疑略而未備非精於古法者不能詳也馬文毅公以方叔召虎之才博覽多通尤善草書凡漢晉唐宋元明諸家法書名跡靡不單心畢究辨析其同異離合於微茫疑似之間略倣字彙分部以類相從取材富鑑別精書

法家所未曾有也公旣篤好臨池公餘多暇輒以自娛其開府粵西也將軍孫延齡乘滇警變生倉卒圍公廨脅公旣知其不可動則幽公別室凡四載公惟誓一死以報國更無餘事但日取平時所彙輯重加整比臨摹爛然成帙其小楷標目則公側室顧夫人筆也顧夫人後亦從公以死 王師戡定公冢子奉 命迎公櫓乃獲之於廢垣敗麓中今公仲子池州使君寶茲遺墨爰購善手鈎摹勒石以傳無窮後之覽者當知公搦管時固已視

死生如旦暮故能從容閒暇不改其常度悉出其
生平所得以與古人相質證一點畫一使轉皆有
浩然之氣行乎其中其忠忱所積刑於閨門有以
感天地動鬼神使呵護其不朽之手澤以遺之後
賢則一展卷間而公之生氣凜然如在所以感發
而興起者在綱常倫紀之大又豈獨使人知草書
之有法度而已哉

共食園記跋

郡太守佟青士使君出示共食園記及其圖某受

而讀之喟然歎曰仕學之分久矣使君其古之仕
而學者與宓子之宰單父或疑其少然卒以鳴琴
理者所師友多君子也使君起家宰洛西年如宓
子所延致皆河洛閒名儒淵雅道素以相切磋亦
如單父使君在洛西十四年與其人士若主伯亞
旅若父兄與師之於弟子既鼎新黌序肇興學會
又以其餘力闢官舍隙地而圃之瀦水爲璧池構
亭臺小院與賓客游處其閒攷古斷疑悠然自遠
按圖徵記猶令人健羨神往况久於斯園者乎全

子車同於使君之遷楚守也不勝主賓聚散之感
乃詳園之顛末而爲之記使君亦眷眷焉命善繪
事者繪爲圖畫以志不忘今夫學而後入政人皆
言之顧學止辭章或不適於用驟膺民社假手捉
刀簿領紛拏日不暇給以視洛西賓客何如哉夫
心有餘於事則事治而不勞事有餘於心則心勞
而政益以拙清明在躬萬事就理惟仕而學者能
之而非詩酒優游之謂也側聞洛西得使君而人
文蔚起至於今弗替使君之以教爲治以學爲仕

小試之爲宰大用之作郡茲竊爲吾宣慶矣宣郡
自昔多賢守然惟盱江羅近溪先生以講學爲政
事設書院會館以居學徒致龍溪緒山諸老來主
講會或相與探奇山水六邑名勝多遊跡焉而郡
乃大治繼之者使君矣茲使君方修復文昌臺正
學書院汲汲以振興文教爲己任其將大有造於
宣而異日爭傳爲盛事播之風謠又豈讓所記之
洛西乎

跋與石居記

與石居在寧東溪溪上之東又東距所居數十里
產異石主人羅而致之庭下朝夕與居故遂名與
石居焉澗口某君爲之記於是余適有入山之役
某君寓書天度屬郵致其文而文在姑溪友人所
未得致并未得讀也天度笑謂余子其跋諸夫余
何敢豫跋某君文聞之古之贈人也必有先先文
以跋或猶行古之義也夫乃作而言曰文章家名
能記者則首柳州矣爲文鑿削峭刻與山水爭勝
然大都多廣以南或謂其山水靈秘有以發之其

所以靈秘則多石也顧天壤之大山水所在多有
其以石而靈秘者亦何獨廣南雖靈秘如廣南獨
不得柳州其人一至而古今之爲柳州者又或不
得一遇如廣南之山水之靈秘今柳州遺跡多不
可復尋而其文特傳豈非石亦有幸不幸哉乃柳
州亟稱廣南多石而少人雖出於無聊抑鬱發憤
之所爲作使當時其地有稍稍嗜奇慕古者流爲
之開擴點染酬唱相宣抑立言寧至此耶以寧陽
之產異石而又有嗜奇慕古如主人者能羅而致

之以與之居吾知某君爲文必不勝愛重敦勉之意而非僅僅爲幽巖怪嶸寫生傳幻如柳州而已天度曰然遂書之以歸主人異日者使附之某君之記之末

梁崇此印譜跋

唐以後始有玉箸朱文漢晉公私印章多白文以銅鑄軍中印文多鑿者取急用也蓋當時以此爲信略如今之用押字又其用在內空故刻深而鑿去聲圓無意於工自然入古後人不講於篆法源流

而強爲剝損以求似故失之愈遠家先從叔楚白諱士珩雅善漢章其論如此以余所識程穆倩陳師黃胡省游皆能以意倣古庶幾得之而穆倩則嘗從遊於漳浦故其學尤有本末雲中梁崇此洪年少多才嘗過榆關旬日題咏成帙而特好六書筆意古質無篆刻家習氣余於友人皆元彥所獲見其所輯秦漢印章襍以已所鈐幾不能辨而崇此方蒐討古金石文字孜孜不已極其所至將入古人之室不啻軼諸子而上之矣昔羅泌謂篆籀

並作於一時而水經注古棺前和有八分唐人錢譜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有今筆故丹鉛總錄謂書契既作字體悉具八分不始於秦小篆不始李斯然則秦丞相獨以小篆名家者工力勝耳厥後李陽冰生於李唐亦得其法金陵孫吳紀功碑斷而爲三千五百年人不能句讀吾友周雪客鄭汝器搨而合之三段皆相屬有文理遂成完碑崇此慎自愛人豈有今古哉

錫山友人歷算書跋

錫山歷算書者友人鮑燕詒楊學山之所作而學山之祖定三爲之裁定者也其書有步日月五星之法有說有圖以推明步算之理余嘗謂歷學至今日大著而其能知西法復自成家者獨北海薛儀甫嘉禾王寅旭二家爲盛薛書受於西師穆尼閣王書則於歷書悟入得於精思似爲勝之錫山書多本嘉禾然如月離表法不與歷指相應嘉禾與北海書深疑此事而錫山諸子能以再加小輪與表密合不啻青出於藍矣寅旭與余同時在江

以南而不相聞知不能相與極論每用爲恨潘稼
堂太史屢相期至其家悉致王書屬爲校注以事
未果錫山乃先得我心可見吾黨中故自有人也
庚寅之冬偶有吳門之遊學山同吾友秦二南拏
舟過訪於陳泗源學署出示此書余亦以幾何補
編相質約卽往二南園亭下榻爲十日快聚乃又
牽於事一交臂失之而鮑君適於其時病卒尤可
悼惜余每思再過吳下而忽忽遂餘二載今行年
八十且多病不知能復出與否故以余鈔本因廣

文顧君歸之而留其原本并敘其因起如此書凡
五冊溯源星海二王寅旭野歷圖註二三角法一
火星論中多采余說其書係余客燕臺時與錢塘
袁惠子辨論而作雖存彙本未嘗多以示人不知
錫山從何得之豈卽袁君所授耶然卽此見袁君
之虛懷與錫山諸君子之好學矣此學甚孤有從
事焉者或株守舊聞各持一得之長而不相下同
方合志之友古所難也而又弗獲羣萃州處以相
與盡其才因序此書重爲冀俾庶有以使之合併

續學堂文金 卷五
而成就之乎康熙壬辰臘月既望

蟄道人小像跋

余獲交蟄道人蓋自竹冠先生云道人花鳥得宋
元人筆意片紙走天下好事者重貲以購顧道人
未屑屑應先生與道人友相得最驩且久先生曰
今道人繞指柔也以余觀道人殊不柔士挾一長
竊竊然附青雲冀聲施者無不至道人俯仰時俗
意所到必身赴無所復難酒酣箕踞抵掌慨慷激
越風生而濤怒也睥睨千古身後名曾不足當意

者尚何有當世由先生言之方猥道人之狂而余
猶狂道人之猥是道人之穎處而或脫也豈不以
時哉

陽宅九宮書題辭

近世相宅率祖黃帝宅經以八卦分東西四宅余
故嘗疑之歲己未於山陰友人得所傳幕講僧九
星飛白之說吉凶方位與八卦正相反然其法盛
行浙東僉謂奇驗亦如八宅家之信宅經他不具
論姑以坎宅言之在八宅則西三門不可開在九

星則離爲五黃關煞然則都邑有東西門者皆爲相犯而官衙南面皆犯關煞乎此不待智者知其不然矣新安王一之著婆心集楊長公著理氣考正論皆關八宅之謬然未及九星者未見玉鏡等書爾周太常修應天學豫識大魁三人果符厥兆金陵人至今能言之然吾嘗見其陽宅定說則亦未拘拘於東西之不相犯也說者謂古人理氣授受別有奧旨不筆於書其果然耶夫向明而治本之易傳堯舜以迄近代未之或改至遷都立郡城

門衢道之橫從皆歷代名賢所區畫乃學者漫不參究而顧區區偏守乎俗巫之訛傳以矜奇秘豈非大愚且夫知其一說而不知又有一說則無所復疑而不更事咨詢於是迷惑拘礙窒闕以終其身自誤誤人貽害萬世嗚呼可哀也已吾故特存此書以告夫世之專信八宅者非欲其舍彼而用此也將使之破其所恃以生其疑問庶幾能深思博考而有以盡其理乎

卓子任山塘話別圖題辭

續學堂文金 卷五
卓子鹿墟以丙子春暮與余相遇于江干自誦所作詩落落有奇氣余固心異之已從亡友汪淡洋所獲知其從軍之槩已卯秋復遇之無諸城爲余言閩疆開復次第及金廈門澎湖臺灣雞籠淡水諸海道歷歷皆如聚米夫自東南用兵以來竄籍行陣用戰績起家不知凡幾而軍興方懸賞格招徠攜貳波濤之民鯁桓蜃變幾以投戈就撫爲終南捷徑其登膺仕擁燾建牙者往往多有卓子一書生提軍入險親冒矢石裏創轉鬪爲士卒先所

向克捷功在旦夕乃忽憶老母侍養遂亟謝病以歸口不言功併所積勞累加已授之職一旦決然棄之若敝屣今其來閩也涉揚子過金山虎邱泛西子湖觀潮於錢塘溯嚴子陵釣臺所至與吳越詩人搜奇弔古轉日夕留連而不忍去同遊諸子各作圖畫詩歌贈之盈冊蓋卓子旣自忘甲寅乙卯間事而人亦不復知三衢八閩爲卓子立功之地矣嗟乎後之人不於是可知卓子也哉

終

